五三：給爆出來了

「可惜，我還沒發達呀！」杜康妮說。

「你緒來一定會發達的。」莎拉似笑非笑地瞟她一眼。

「你怎麼了，今天說話怪里怪氣的。」

「我是說，你大可以在家裡吃無憂米，不必辛辛苦苦地來參加這個比賽。」

「鵝絨！——杜康妮在心裡罵她一句。

回到家裡，杜康妮接到殷楚宗的電話，他在電話裡劈頭就問：

「你看見了今天出的那份八卦週刊嗎？我和你成了新聞人物了！」

「我沒看到呀，上面寫什麼？」杜康妮急急地問。

「你馬上去買一份來看，我等會兒上來找你。」殷楚宗匆匆地收了線。

杜康妮立即跑下街，到報攤買了一份八卦週刊，然後上樓細讀。

揭開週刊，那篇報道的大標題赫然是：

「模特兒大賽參賽佳麗杜康妮乃殷楚宗女友」

糟糕，終於給爆出來了！——杜康妮的心往下沉。

她緊張地把佔兩大版的整篇文章看完了。

文章裡加油添醋地描述杜康妮和殷楚宗交往的經過：說她雖然年紀輕輕，却有本事輕易地從殷楚宗前任女友的手中把他搶走；說杜康妮曾經和殷楚宗單獨到澳洲去旅遊；說殷楚宗是她參加模特兒大賽的提名人……。這裡面許多是失實的。

週刊上還刊登了杜康妮和殷楚宗的照片，有一張更是在停車場給人家偷拍到的。

看完了整篇文章，杜康妮呆呆地坐着，不知該怎樣做。

她和殷楚宗的關係給爆出來，對她的比賽一定有影响。

五三：陪佢返屋

莉莉曰：「然，我係喜歡你，所以你可以同我開房，大家合皮一下，我知安琪同你上過床。」

阿占否認，曰：「你亦提過喇，我話冇就冇。」

莉莉笑曰：「怕我妒忌？」

阿占曰：「總之冇做過。」

莉莉曰：「放心喇，我不會妒忌者也？」

阿占十分奇怪，曰：「你話喜歡我，如果我同第二個女人上床，難道你亦不妒忌？」

莉莉曰：「不會，所以你亦不可妒忌我同第二個男人上床。」

阿占曰：「例如飛仔基之類？」

莉莉曰：「不可再講佢。」

阿占曰：「不如去你屋企坐下，如何？」

莉莉曰：「唔得，我一向不帶朋友返屋企者也。」

阿占曰：「莉莉，你是否怕老豆？」

莉莉曰：「我恨佢嘅，不是怕，我只等廿一歲。」

阿占曰：「不可開解父母，佢哋養大你者也！」

莉莉曰：「占哥，你不會明白我者矣，免提啦，如果你要我，可以趁早去開房。」

阿占曰：「我對你一片誠意真心，不會同你開房。」

莉莉笑曰：「咁係你自己講咋。」

阿占笑曰：「點都好喇！莉莉，不如返屋企，早抖好過。」

莉莉話一個人返去悶，未到時候，冇法子瞓。

阿占曰：「如果你有一個兄弟姊妹，會好一些。」

莉莉曰：「我亦諗過，冇都好閘。」

莉莉不想返屋企，阿占唯有同佢去的士高，發洩一輪，跳到身水身汗，然後陪佢返屋企。

但莉莉不肯界阿占入屋，阿占堅持要入。

阿占曰：「橫掂你父母未返，我入去坐十分鐘就走。」

莉莉曰：「咁係你自己講咋。」

阿占笑曰：「點都好喇！莉莉，不如返屋企，早抖好過。」

莉莉話一個人返去悶，未到時候，冇法子瞓。

阿占曰：「如果你有一個兄弟姊妹，會好一些。」

莉莉曰：「我亦諗過，冇都好閘。」

莉莉不想返屋企，阿占唯有同佢去的士高，發洩一輪，跳到身水身汗，然後陪佢返屋企。

但莉莉不肯界阿占入屋，阿占堅持要入。

阿占曰：「橫掂你父母未返，我入去坐十分鐘就走。」

莉莉曰：「咁係你自己講咋。」

阿占笑曰：「點都好喇！莉莉，不如返屋企，早抖好過。」

莉莉話一個人返去悶，未到時候，冇法子瞓。

阿占曰：「如果你有一個兄弟姊妹，會好一些。」

莉莉曰：「我亦諗過，冇都好閘。」

莉莉不想返屋企，阿占唯有同佢去的士高，發洩一輪，跳到身水身汗，然後陪佢返屋企。

但莉莉不肯界阿占入屋，阿占堅持要入。

阿占曰：「橫掂你父母未返，我入去坐十分鐘就走。」

五三：借掩同盟三合一

邱成章原在上海時，雖作公子，却喜歡在道台衙門中，跟那些保鏢、和衙門辦案的武捕頭，講習拳脚，而且交了精武會主〈農勁蓀。當時上海同日本的都會，都有一種出身高等官家的少爺公子，喜習拳棒，而冶遊的女人環境，並非一味看重金錢，也十分講求江湖義氣。邱成章在上海，元配夫人才兩年，已討了兩房人，其一是他太太帶來的陪嫁丫環，另一是帶來東京又回了上海的姬人，都看上了他的功夫本領。現在獨身在此，他父親來得教他改變主意，作準備考士官，他將這事說與了農勁蓀，而且承担了開設精武分會的經費。

農勁蓀決定花二十天功夫，奠定新精武會的基楚，圈地極大，便指示兩個長工種蔬木、菜蔬、養魚、養猪。他在力行上佩服曾文正的家訓——書、蔬、猪、魚四字。「書」是爲子弟的教育，現在他的教育北京秀才，一星期來兩次，教道十多個小孩子的漢文和習字。那子弟的父母，皆是平民人家的小生意人，是處精武會又讀漢文、又習武藝，還免費供孩子一頓午飯，都對農會長恭敬佩服。日本自漢唐即「尊師重道」，「先生」之稱只對兩種人，一是教書老師，一是看病醫人的醫生。所以「先生」一「說是極崇高」的，稱農勁蓀不是會長，就是先生。不到一個月，已擴充成爲三十人的一座「鄉學」了。悟海禪師來看過兩次，派了修善寺一通中國語的徒弟來助他教拳，並打理三十個小童的教務和訓育，此僧名若德，跟悟海禪從十二歲起，已習了十多年武功，而且能幹，有經濟管理之才。農勁蓀索興聘他作了精武分會的教務學長，大小事交他辦理。邱成章這日坐了馬車來接他到浅草市上小酌，告知他已由楊度介紹，見過了黃興、又見過了孫文。他說：「的確，孫黃兩位，當得起爲國無私四個字，現在孫文住在橫濱，行動不多露面，怕清政府的公使要求日本警方監督他，甚至請他離境。再告知你，如今孫的興中會同黃的華興會，和江浙人的光復會，三方合作，另改新會名。說至此細聲道：「克强黃先生要見你，我已答應等他們合一後入會。」農勁蓀一點也不害怕，立刻應允：「你奇信橫濱，定個日子，我和你去拜他。」吃酒時，邱成章取出一紙証件來：「看，已託人辦好了我入士官準備班，半年可正式入學。」農勁蓀大喜，道：「你上了正途了。」

八之錄實湖江代現 修羅門 田長歌

莉莉曰：「我恨佢嘅，不是怕，我只等廿一歲。」

阿占曰：「不可開解父母，佢哋養大你者也！」

莉莉曰：「占哥，你不會明白我者矣，免提啦，如果你要我，可以趁早去開房。」

阿占曰：「我對你一片誠意真心，不會同你開房。」

莉莉笑曰：「咁係你自己講咋。」

阿占笑曰：「點都好喇！莉莉，不如返屋企，早抖好過。」

莉莉話一個人返去悶，未到時候，冇法子瞓。

阿占曰：「如果你有一個兄弟姊妹，會好一些。」

莉莉曰：「我亦諗過，冇都好閘。」

莉莉不想返屋企，阿占唯有同佢去的士高，發洩一輪，跳到身水身汗，然後陪佢返屋企。

但莉莉不肯界阿占入屋，阿占堅持要入。

阿占曰：「橫掂你父母未返，我入去坐十分鐘就走。」

莉莉